



00479

碧山學士集卷之八目錄

奏疏

陛辭入闈疏

辯科場第一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四疏 乞歸

第五疏

第六疏 告病

第七疏 乞假

碧山學士集 八卷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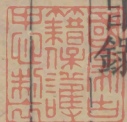
第八疏

第九疏 乞歸

辭朝謝恩疏

辯周主事等疏

請勘并辯楊給事疏





碧山學士集卷之八

奏疏

樵李黃洪憲懋忠甫著

陸辭入闈疏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黃洪憲等謹  
奏爲文衡重任聞命惕衷懇乞 聖明申勅責成  
以重大典事臣等行能淺薄學術迂疎蒙 皇上  
過聽命主順天鄉試臣等兢兢業業惟不稱任使  
是懼且今士風薄惡人心險危或未事而憚主司  
之嚴明先爲浮言而計阻或旣事而忿主司之擯  
棄肆爲誣揭以中傷考官臨期題請甲乙未定也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一

而卽爲如鬼如蜮之計場中糊名易書鬼神莫測  
也而先有避親避讐之疑簸弄百端險巇萬狀故  
今日文場爲懼府而謂主衡爲厲階臣等聞命驚  
危誓天相戒所憑者試卷所取者文章固不敢營  
私而罔上亦不敢引嫌而棄才此則所自盟于心  
以圖報稱者也然語有之前車覆後車誡臣等深  
懲往事重慮後艱方受命而飲冰敢先期而吐露  
臣等所受命者主考也主考之嫌疑有二一則先  
期撰文恐防漏洩今程文旣用士卷已無預擬先  
洩之嫌且臨期揭書出題必由同考官擬定然後

臣等錯綜緣手探筴而決之自謂可以無私也一則文字之中疑有關節今閱卷去取先由同考官同考所取臣等乃得寓目焉同考所棄臣等無由見之近經部議搜求落卷然亦俟同考官互相檢閱反覆詳校而後臣等因而裁決自謂可以無私二也顧其間有臣等所不能知者請言其略如往年冒籍之禁未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容有冒昧而進者不足怪也今三令五申蒐汰已盡萬一猶有漏網溷薦鄉書後或發覺臣等所不能知也或遊冶之子平生不習本業臨期賄屬同號襲取

他長希圖僥倖一時失察致有後言臣等所不能知也內簾止閱硃卷其墨卷在外當謄錄對讀時或有夤緣改竄朦朧瞻入倖而得雋不愜輿情臣等所不能知也或彼此相仇而互揭或才名相忌而騰謗變詐多端是非難辨內外監試自當庶得眞臣等所不能知也諸如此類各有攸司今監試諸臣風裁素著防範加嚴已經告示曉諭諒無他虞但臣等懲前慮後過于蕙慎不得不預鳴于皇上之前耳今且陛辭入院與同考諸臣申明約束恣飭從事校閱務極其細批評寧過于詳有如



目力不竭品騰不審臣等之罪也。或明珠暗棄魚目濫收臣等之罪也。至于所不能知者則有司存非臣等所能與也。請申勅各該衙門執事官員遵照節奉明旨愈加嚴飭無一滲漏則不惟弊竇可防真才可得而亦足以明主司之心迹重實興之大典至于揭曉之後中式文卷如例送部科校勘仍乞命順天府官將落卷送國子監及提學御史分散下第諸生使各閱批抹以服其心歸與父兄師友無後言且示之嚮往以圖後進如是則雖諸生之好事者亦無所容其喙而閱卷諸臣將益

矢公矢明不敢潦草塞責于盛典有光而于士習人心亦有裨矣臣等不勝戰慄懇欵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萬曆十六年八月初七日奏初八日奉

聖旨科場事宜該部已題明申飭考試官只秉公閱卷遵照行事監試提調官還用心關防毋得疎漏如有匿名投揭挾私害人的廠衛及五城御史嚴拿究治禮部知道

辯科場第一疏

同右庶子盛訥上

奏爲試事被誣辯明心迹懇乞 聖明勅部院及

科道衙門查叅失卷緣由并嚴行覆試以昭公道  
事臣等于二十五日接得邸報該禮部主客司郎  
中高桂一本爲科場大壞欺罔成風懇乞 聖明  
大賜乾斷等事奉 聖旨這草稿不全事在簾外  
硃卷混失事在場後字句訛疵或出一時造次有  
無弊端着該部科一併查明來說不必覆試自後  
科場但照舊規嚴加防範毋滋紛紛議論有傷國  
體禮部知道欽此臣等聞命自天感激戰汗自念  
任使不稱以上累 聖明矜護於彌天大謗之中  
臣等死有餘慙尚敢哢哢置辨哉惟是高桂所論

極其醜詆臣等心非木石不能無耻不能忘言據  
桂稱主試館臣之分不宜疏請申飭夫貞女雖潔  
不忘結紵臣等見近日士習傾危動以科場曖昧  
中人故鑒往愴今疏請申飭無非仰體 皇上慎  
重制科之意如有意行私何故反求申飭也大抵  
往年科場不法事其發覺者必有實跡可指卽未  
經發覺而噴有煩言者亦必有形影可疑未聞以  
盲瞽之見妄摘試卷中數語而遂誣人關節以欺  
君父者桂旣捏稱賄賂便當指事直陳行賄者何  
人受賄者何人何人過付何人見證聞于何人見



于何所一一有據使臣等可以置對何乃捕風捉影籍口道聽之說絕人廷辯之端其欺罔抑何甚也桂又謂科場之弊壞于張居正擅權之時而疑臣等有所趨附則又冤矣往歲丁丑會試居正有子入場必欲臣洪憲爲同考官臣以迴避力辭數四居正明責臣遠嫌詞色俱厲終亦無奈臣何矧今皇上獨攬威福二三輔臣其門如水臣縱喪心向何不於熱竈就炊而今反於冰淵取潤也夫古者立賢無方何論朱門白屋况場中糊名易書即使高桂主考能預別某卷爲寒峻而當取某卷

爲勢要而當置乎且分卷有掌卷官閱卷有同考官臣等不過涉筆序次去取其間非但不敢行私實有不可得而私者至于文家品騭意見各殊桂之所是未必不非桂之所非未必不是必欲盡與桂合臣則安能在簾諸臣亦不能也且索癡則易操筆恒難桂亦思鄉會試時能一字一句皆無疵乎如有疵也將遂謂之關節乎夫以字句之訛遂謂不堪中式則恐不獨順天卽合省直諸卷而以高桂險害之心苛求之其可疑可摘者十居八九矣且浮游本古字創初亦同文惟以有心人對無

心人則舉止言動無非竊鈇况以讀書者語不讀書者雖之噲奔周見爲索隱豈非今日斯文之厄運異時史冊之笑端哉臣更有大可異者失卷在塲後也而乃曰先去以滅其迹卽此一言欺僞立見臣等于八月二十九日揭曉二十八日拆卷時監試提調同考官及百執事人役咸在填榜旣畢卽將硃墨卷公同交付順天府官用印鈐蓋畢隨同諸臣出闈見朝後因人雜混失監試提調諸臣交章查叅收卷疎失官員已經奉旨罰治桂豈不聞不見而乃以誣臣等是謂明旨可玩君上

可欺也况墨卷係舉人親筆墨卷旣存雖滅紅卷將誰欺乎且桂所摘者盡在墨卷而乃曰硃卷遺匿真僞難憑難憑則不宜指摘旣摘則何謂難憑轉換支吾陛下以其言爲欺耶否耶夫科塲制

額止有此數有一人幸而進必有一人不幸而妨據桂所稱是臣等乃以私意妨九人陰隲關天艷都不待期雷斧不足擊矣臣世忝清班家非乞丐何至一旦病狂捨命以媚不作威福之輔臣徇一二鄉黨之銅臭哉夫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使叢簿之不吠禠身者能無爲私而不能使橫途之



不加幸。皇上洞燭讒佞，弗以罪臣。臣卽捐糜此身，何足以報顧臣入仕以來，慙無寸補。惟期勉身立節，庶幾可稱任使。而乃橫被污讒，又何面目立朝廷之上。侍旃厦之間，請先放歸田里，以謝人言。以避危機。其本內有名舉人乞勅該部院及科道官嚴行覆試。仍令郎中高桂、眼同監閱。果文理紕繆，罪有攸歸。如其不然，則高桂欺罔之罪，亦何所逃也。臣等千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萬曆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具奏。二十七日奉。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七

聖旨覆試已有旨了。黃洪憲等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第二疏

奏爲覆試已畢，部勘已明，懇乞 聖明根究讒言，以明臣節，仍賜放歸田里，以避危機事。伏念臣行能淺薄，濫廁清華。十有九年，無一善狀。惟是一再典試，矢公矢明，以求無負。皇上掄才至意，每賢書一出，遠近稱爲得人。誰不知之。乃有禮部郎中高桂者，劈空造誣，惡言醜詆。臣亦不知其何所從來。幸 聖明洞察，勿以罪臣。着臣等照舊供職。舉

人經多官覆試明白俱准會試是中臣者多爲鑠金之計而陛下曾無投杼之疑忌臣者實懷下石之謀而陛下能徹覆盆之照臣感恩出涕死復何憾顧讒人罔極不根究則何由知其誣公論有真不勘明則何由得其實陛下徒信二輔臣之無他亮臣等之不私而不行部院訪實奏請則誰無寸舌不可造誣將起嬴秦告訐之風長來侯誣構之漸人心日壞國是日非而不可挽矣矧名節者士之藩籬臣苟心迹未明何可覲顏就列敢一一爲皇上陳之臣自萬曆十六年八月初七

日與右庶子臣盛訥陛辭入闈先請申飭關防隨與簾內外諸臣誓天相戒悉依禮部題准事例施行分卷則有掌卷官閱卷則有同考官如王衡張毓塘係春秋是行人鄒德泳取李鴻屠大壯係書經是原任行人司正沈璟取茅一桂係易經是進士蘇舜臣取任家相係易經是沈璟檢出進士康夢相取潘之惺係詩經是進士章憲文取鄭國望係易經是沈璟檢出教諭王心取臣與臣盛訥分經總裁臣閱書經詩經臣訥閱易經春秋禮記亦不過涉筆序次交互批評如是而已矣何所私亦



何所容其私耶。今覆試畢矣。士之才不才見矣。同考官具在。陛下何不令其一而陳之。夫風聞言事在言官。猶當據實矧。出位彈人而不得其形影。駕言道聽之詞。汚人生平之節。非讐非怨。何以至是。詩曰。巧言如簧。顏斯厚矣。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請勅吏部。都察院。將桂誣臣而無所指實之言。一一根究情實。桂所自見。桂自言之。桂所不見而聞之他人者。亦必明言其人。展轉根尋。必得其實。如果臣有毫髮之私。豈直當褫臣官。願就鼎鑊之誅。以爲徇私者之戒。如一無影響。一無事實。

是臣之心迹。乃因桂之疏而益明於桂。又何難焉。願臣素自砥礪。忝在講帷。一遭詆誣。便當引去。况以椎魯木彊之質。而當危機險械之叢。進必至于顛。退或可以自保。故敢不避鈇鉞。再疏陳情。懇乞聖恩。放歸田里。臣猶當杜門掃軌。矢清白。以遺子孫。擊壤謳歌。效華封。以祝君父也。臣無任悚懼顛懇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萬曆十七年二月初七日。具奏。初九日奉

聖旨。這事情已查明了。黃洪憲着遵前旨供職。該

第三疏

奏爲再被讒言幸聖明洞察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以全臣節事臣章句豎儒居官無狀惟是砥礪名節誓死不渝幽可以質鬼神明可以對妻子矧掄才重任明例森嚴少知自好者誰不畏法而加慎哉况臣世受國恩官居講幄乃不自愛而有如饒伸等所誣雖盜賊不掛諸齒狗彘不食其餘臣獨何人至此狼狽夫高桂以科場曖昧誣人所憑者覆試耳至覆試又不信則國家之法亦窮而讒人之言罔極臣雖有口弗宜置辨矣幸聖明在上洞

燭其誣卽使臣復籲鳴何以過是然名節所關亦不容終嘿者竊念臣任事太真自信太過鑒往年科場之積弊必欲一洗其陋而不敢有塞責避事之心閱士子三年之苦辛必欲盡拔其尤而不使有橫道遺珠之嘆人相傳爲得士而不謂以此被誣臣竊自傷也夫含沙射人尚云有影利口失實寧無厚顏據伸所誣臣者三事一謂輔臣王錫爵之子衡不宜居首夫科場糊名易書所憑者文字耳王衡自幼負奇天下莫不聞亦高桂所稱多才者惟時春秋房考行人鄒德泳首取之主考右



庶子盛訥先評之臣見其前後相稱果稱擅場復合五魁卷令同考官十四人相與上下之又復示提調監試諸臣共閱之靡不同聲稱春秋長字號卷宜第一者臣因與衆定之而拆卷乃得王衡臣將避其勢而遂擯其文耶今試卷傳播四方膾炙人口伸獨未之見耶卽今覆試頃刻數千言緣筆立就臣實以國士奇之而使之不得會試臣未嘗不爲卞和之泣也其一謂勢高者錄婿蓋謂李鴻也李鴻乃書一房行人司正沈璟所取第一卷其文多警策而後場亦佳臣遂准爲本房首卷亦焉

能預知爲輔臣之壻而戒同考官不取乎其一謂利厚者錄孫蓋謂張國彥之孫張毓璿也毓璿本係春秋亦是鄒德泳所取盛訥所評定至會卷時送臣一過目耳伸其問之二臣有私乎無私乎而獨苛責于臣也蓋伸之目惟見輔臣不見文字臣之目惟見文字不見輔臣伸或以已律人故以是疑臣耶而臣則不能也伸又曰拆卷對號之日反覆搜尋盡中所私而後已則又謬矣夫拆卷對號乃在填榜題名之日此時止有中式硃墨卷在列何處搜尋提調監試同考官及百執事人役咸在

何人搜尋且拆卷填名于時猶懼不給何暇搜尋  
伸于科場事體原未之諳而徒欲文致以入人罪  
遂不自知其誣耳大抵天下之事存之以君子長  
者之心常于有過中求無過存之以小人刻薄之  
心常于無過中求有過然事有是非情有虛實在  
彼不根之謗豈終能以鑠金使臣自反而忠實且  
籍之攻玉此又臣不幸中之幸也夫何尤焉臣所  
患者風波險惡疾疢交侵今春和景明陛下方親  
講讀而臣以多病之身勢不能共廣廈細旃諸賢  
相與雍容而臣以不潔之名羞與爲伍故萬不得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十一

已再懇聖慈放歸田里俾忌臣者安則攻臣者息  
臣歸而明農課子並戴天恩枕石漱流時歌帝德  
也臣不勝悚懼顙懇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萬曆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具奏十四日奉

聖旨黃洪憲日侍講讀着照舊供職奏內事情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 第四疏

奏爲久病曠職懇乞聖恩放歸田里以全餘生事  
臣性資魯鈍學術迂疎幸遭際于明時肆廻翔于  
近列雖備員史局而編摩鮮效空貽尸素之羞雖



供奉講筵而陳說無勞徒侈歲時之賜僅守涇涇  
之小節何來滄滄之煩言幸 聖明洞徹乎覆盆  
俾公道無傷于投杼恩逾內骨感欲捐軀願自冬  
以徂春乃經時而患病風波滿眼痾疹纏身隱憂  
日耗其精神奇疾潛生于臟腑雖形存皮骨桓侯  
猶恃以無虞而病在膏肓扁鵲將驚而且走方春  
日載陽之候正文華勸講之時臣旣不能效隻日  
之勞敷陳經義又不能隨諸臣之後撰進講章深  
懷鰥曠之憂益重怔忡之疾計非歸里難獲痊期  
夫人窮窘則號天疾痛則呼父此臣所以再輪囷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十八

幅而于冒天威者也伏念臣多年竊祿久誤殊恩  
未艾乞骸要非初志自傷蒲柳之質素羸弱而先  
衰豈爲萋菲之言遽忿愴而求退仰祈聖鑒俯遂  
私情俾得生還母令久曠雖昊恩未報豈宜勇退  
于急流苟夙疾粗平尚可捐糜于異日臣無任顙  
天懇激之至萬曆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奏二十  
九日奉

聖旨講讀見今缺人黃洪憲着遵前旨供職吏部  
知道

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黃洪憲謹奏爲試事久明人言復至懇乞聖明亟賜罷斥以全微節以避賢路事臣於本月十四十五日接邸報該工科給事中李汝華吏科給事<sub>中</sub>史孟麟連章論臣科場情弊不勝醜詆蒙聖明洞察臣寃復令照舊供職臣感極而繼之以泣也竊念臣輜德謏才處非其據二臣之論臣固當歛衽而揖之若夫科場一節毋論臣矢心天日毫髮無私卽向者已經覆試上有昭察之聖鑒下有監臨之諸臣試卷具在公道昭明自謂無復可

議矣今汝華之論曰覆試特以論文而關節則干法紀夫棘闈取士止論文章能文者必不關節關節者必不能文禮部題准事例凡叅奏舉人會同部院科道并原奏官鎖院覆試則真僞自明今未覆試則曰其文劣也旣覆試則又曰其文雖優而有關節也以無形無影之言爲的據而以共聞共見之文爲難憑則沉寃何由而雪公論何由而定哉據鄭國望乃衢州府江山縣學廩膳生員屢經督學憲臣考列優等人所共知場中試卷乃沈璟王心所取允堪中式其科臣所摘結中國是等語



卽試錄結亦有之他卷中亦多有之若以竊鈇之疑致吹毛之刻則凡卷中字樣可以湊合成名者皆得誣爲關節矣且國望旣以關節而與選方將掩藏不暇胡乃自行刊布明示天下以私而教之攻乎此至愚者所不爲也其言茅一桂曾經御史問革改名納監用賄中式桂之有無問革事在原籍一查自明使果有之則自有保結師生及起送府縣官當任其責於考官何與焉至其場中試卷各有取裁而臣不過臨期書一中字前疏已明不必辯也屠大壯係書一房沈璟所取璟初入簾時

以同鄉士子多習書經堅請迴避而衆論不可其後將本房監生卷盡送二房三房檢閱大壯之卷實教諭汪讓所取批評皆出其手當高桂饒伸疏論之時讓挺然自任明璟無私此人所共聞者皇上試問二臣有無私弊自可知也且沈璟氣節自負前途未窮顧以不貲之身而徇一不能榮辱與奪其身之主考甘蹈不韙爲人營私此豈近於人情也哉在孟麟則論臣改正硃卷以行私而失去墨卷以滅迹又謂墨卷尚在臣家夫硃卷由同考官先閱必取中者方送臣總裁誰爲改正若墨

卷見在禮部可查何嘗失去何嘗在臣家也臣知孟麟誠篤不欺特過聽誣臣者之言而不察耳其謂臣以孫監生之文進呈以巢士洪之名中式不知禮記係庶子盛訥總裁據訥場中語云初閱洪字四號卷樂在宗廟篇擬欲刻程後得地字二號卷更勝且洪四表不合式遂以易之洪四卽監生孫坤浩地二卽今中式巢士洪也前高桂私揭曰進呈一試錄而刊行者又一試錄科臣之言蓋本諸此臣請特發進呈錄并取刊行試錄與巢士洪墨卷勅部院科道諸臣公同查對則羣疑不辯而

自釋矣又謂臣欲盡擠同官逕登台輔夫詞林遷轉自有定序臣入仕十有九年爲編脩十五年而陞侍讀十七年進呈會典而陞右庶子十九年而陞今官循資序遷豈爲速化而謂欲逕登台輔於理於勢不待辯而自明也獨所謂擠同官者不知擠於何所皇上試問閣臣臣擠人者乎擠於人者乎彼工於擠排者情迹顯然何能逃閣臣之暗記也科臣惑先入之浮言聽一偏之流謗其輕于詆臣無怪其然乃臣極冤極苦之情科臣特未之知耳臣平生謹守繩墨兢兢自持邇來無端被讐



橫生讒構。鼓黨扇毒。萬方中傷。臣椎魯之資。旣不識其變械。木訥之口。又難支其巧簧。至乃匿揭造誣。深文醜詆。事權何所與也。而曰臣能鼓衆。內外不相涉也。而曰臣能結懽。或廣布危言。以樹臣敵。或陰設反間。以攜臣交。或捏無影之事。而文致臣身。或造不根之詞。而誣出臣口。謗人而曰人謗。傾人而曰人傾。貝錦巧成。使其端若不可詰。而危機駭發。使其罪若不可逃。藉令科臣而知此。當必有拊膺太息。爲臣扼腕。而不平者矣。伏念臣以至愚至弱之軀。立多凶多懼之地。天地能容臣之身。而

忌臣者。必不能容。皇上能亮臣之心。而嫉臣者。必不能亮。奇謗叢起。隱禍日深。臣固有不容一日留者。故敢披瀝血誠。仰干天聽。乞賜罷歸。田里使是非公論。久而自定。當知臣必非行私黷貨之考官。必非擠人躁進之詞臣。臣將優游畎畝。歌咏太平。而一時風聞論臣者。且當憐臣受謗之無辜。追恨讒人之罔極矣。至於茅一桂。有無問革。請行原籍查勘的實。其進呈錄。及刊行試錄。并巢士洪墨卷。請勅諸臣查對明白。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萬曆十七年九

月十六日具奏十八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明黃洪憲着遵前旨照舊供職  
吏部知道

第六疏

奏爲夙疾陡發不能供職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以  
全餘生事臣尸祿多年冒恩有素旣備員于講幄  
復視篆于詞垣如傴僂之上升易于指目豈高明  
而多職嘖有煩言當風波險陷之危賴君父保全  
之力溫言載錫感涕交橫伏念臣本以樸愚動而  
得咎無權而叢怨府不險而蹈危機雖衆口之鏢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三三

金誠爲可畏而一人之市虎實所共知何事非同  
衆而行乃臣獨以身爲壑生年近艾髮短而心不  
長終日憂讒口煩而舌幾敝形軀痿頓神思怔忡  
蓋臣之叨冒逾涯災旣生于福過臣之驚危特甚  
病日積于憂傷雖幸 聖明昭察之恩豈道神理  
滿盈之罰旣遭人損復有天刑損之人者內省何  
慚猶視爲無妄之疾刑之天者沉綿日篤要未知  
勿藥之期今聖體康寧方將時御講幄而微臣孱  
弱豈能日奉清班再乞恩慈休還故里俾優游于  
泉石之下爲聖人氓母尸素于旃厦之間妨賢者



路臣無任顙天待命之至萬曆十七年九月二十  
二日具奏二十四日奉

聖旨黃洪憲着在任調理吏部知道

第七疏

奏爲抱病陳情懇乞天恩賜假以便歸省事臣本  
庸劣久玷清華頃以患病乞歸荷蒙聖恩着臣在  
任調理夫斗筭之器何裨于用鳧鴈之集何益于  
數而猶屢厯聖念溫詞眷留臣感激恩私粉身難  
報又何敢瑣屑陳辭輒圖自便哉顧犬馬之疾旣  
厭厭未痊而烏鳥之私復依依在念有不容不哀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十四

鳴于君父之前者臣垂髫失恃萬曆六年臣父貴  
州按察司副使先臣銕棄世臣同母兄弟三人臣  
旣在任臣兄正色又見任御史巡按廣東繼母陸  
氏臣弟侍養于家忽得七月家書聞臣弟病中滿  
諸醫罔効家人皇皇莫知所措臣母驚懼不寧至  
廢寢食臣每念及此不知涕泗之橫集也故于八  
月間遣家屬南還先行慰視隨擬給假歸省恭承  
聖諭先出御門後聽講一時大小臣工靡不鼓舞  
欣忭臣係講幄倍切祗歡思得一覲天顏少紓忠  
悃嗣又承乏轉官臣遂未敢言去邇日臣母臣弟

聞臣旅病遣人視臣臣細問起居知母氏憂苦一憂臣以危疑致疾而有倚閭之思一憂弟以沉痾未痊而切在原之望臣聞斯語徬徨涕泗幾欲無生卽今食不下咽寢不成寐積憂熏心百病交作若徘徊不去日甚一日非惟尸位曠職恐母子兄弟無復相見之期矣令甲京官在任年久許令回籍省親臣敢昧死陳情乞恩賜假俾臣得輿疾歸里骨肉相存上慰將諗之情下遂孔懷之願且得從容藥餌保攝餘生卽使獲正首丘尚思結草倘幸未填溝壑何惜捐軀也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三五

萬曆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具奏三十日奉

聖旨黃洪憲着遵前旨任調理吏部知道

### 第八疏

奏爲奉職無狀浮謗煩興懇乞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事該部臣趙南星姜士昌科臣王繼光萬自約先後疏論或指臣傾危或復掇科場事臣方杜門養病聞之不勝駭愕不勝嗟異夫科場一事前疏分明無復可辯以臣之自反卽前此覆試八人者母論其皆彬彬有文雖使曳白不成一字豈不坐臣不明之罪然而臣之毫髮無私固自在也



卽論臣者十疏至于百疏官可禡頭可斷而臣之不愧不怍毫髮無私者固自在也繼光曾同考會試豈不知闡中事體而亦有煩言耶乃自約初至必有讐口中臣者其言茅一桂事前疏已明請行國子監查其實歷并行本處撫按查其曾經問革與否以杜讒言至其中式卷與巢士洪中式卷請問庶子盛訥非臣所知及訪士洪之妻之父乃順天府儒學生員郭良佐係一介貧儒未聞有郭果者至謂孫坤浩有辨詞不知下第士子當何辭以辨自設科以來未之前聞也乃大壯謠對有無豈

能揜人睹聽而何爲捏易臣名王衡之才旣稱其無處不高第何爲出他人之門則公而出臣之門則私竊不知其解也至于所謂排擠者尤爲可異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將謂譖于政府歟則今之執政仁恕公平無怨無德未聞以毀譽而進退人且臣當時尚爲史官自非公會經年不謁政府又何能開口譖人也將謂譖于臺省諸臣歟臣平居簡靜而寡交拙訥而無口權不足以傾人辨不足以鼓衆未同而言誰則信之如彼籍手門生親友以相排擊臣有以身斃不能也且諸臣之人品

素定而天下之公論自明如原任禮部尚書沈鯉講幄舊臣清望素著近聞流口有指及建儲事者臣所不知臣但聞臣兄正色曾問鯉建儲事鯉曰事無急此者至十月必請吾當以身任之此言曾聞之閣臣其後舉朝請之鯉亦請之謗所自起誰生厲階此正仲尼所爲作俑而必其無後者皇上試問林國材之疏誰使之而誰召之可知矣原任禮部侍郎張位碩德名儒動足師法學者宗之如泰山北斗薦紳仰之若景星慶雲此臣之素所師承而敬服者其有譖無譖臣所不知第以位之

人品物望而猶欲瑕疵之排擠之自非豺狼蛇蝎當不至此且春間位起講筵而以母老力辭見今守制亦未見其以譖阻也而况欲加于臣身豈不甚寃矣哉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疏植綱常雅稱直亮臣於其起家時曾效田畫相規之義貽書忠告語欠和平獨此一事乃臣之所自悔自訟者其後好事者傳刻南方臣實不聞而用賢亦初未嘗以臣言爲過且臣致書之後用賢由贊善而轉洗馬轉庶子數年京轂畧無間言至丁亥之春用賢力求南補閣臣知之用賢自知之今已致位卿貳



駸駸柄用卽辛未諸臣亦未有先之者安見其以  
譖阻也且用賢于申時行爲會試門生于王錫爵  
爲鄉試同年得以朝夕亟見而臣在史館經年無  
一私謁乃欲以遠間近以疎間親其將能乎故謂  
臣之一書爲罪言則可謂爲陰譖則不可何者自  
古未有以規而爲譖者也原任諭德吳中行南京  
太僕寺卿沈思孝皆批鱗敢諫之士當時偶掛彈  
類臣方典試福建相去六千餘里毫不與聞臣不  
知南星所指爲譖者何人顧思二臣之去其事謂  
何而易嘗以譖去哉且縱橫擾攘之日壽宮爭辨

之時議者聚訟彈者交章國是紛拏朝臣舛午自  
內閣部寺以及臺諫或抗疏或奏辨明爭顯敵殆  
無虛日何謂陰譖至陰譖而亦入臣之名臣不知  
其解也夫諸臣者皆非有積怨深怒于臣其故皆  
由讐口肆毒百計中傷或黃金結客而行反間以  
傾危或千里移書而陰構怨以樹敵是以其黨與  
益熾其氣燄益張爲謀甚深部署先定彼不勝不  
止臣不去不休然彼所恃者巧言之簧而臣所恃  
者直道之矢彼所恃者捷捷幡幡之衆而臣所恃  
者昭昭明明之天臣卽含冤而去自可長嘯而出

都門卽飲恨而死亦可慷慨而見咎繇于地下臣  
今已矣弗復置辨矣願 聖明將臣亟加顯斥寧  
使微臣抱不白之冤而退處山林以待公論之自  
定無寧使諫臣有不售之言而忿爭求勝使朝廷  
之上聚訟不休僚寀之間朋仇日起爲天下後世  
笑也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二十日具奏二十二日奉

聖旨這事情公論自明不必奏辨已各有旨了該  
部知道

第九疏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二五

奏爲夙疾難痊傾危日甚懇乞 聖明放歸田里  
以延殘喘事臣杜門養疴橫罹多口除具疏奏辨  
外竊念臣自慚謏劣久玷清華小器易盈且居必  
爭之地孤根難植更當重險之時市有虎而樊有  
蠅子身豈勝乎衆螫室之戈而裹之甲陰唆特甚  
于陽攻覲閔旣多受侮已極一直如矢難防忌者  
之含沙三至爲讒幸賴聖君之照鑒屢乞骸而請  
假多降旨以慰留僂僂難勝捐糜莫報顧無根之  
謗雖愈辨而愈明然有主之攻將不去則不止臣  
年有幾會無尺寸自見而日叢謗以辱身臣職謂



何不能夙夜在公而時杜門以待罪是豈可覲顏而廁冠紳之列又何能哆口而談旃厦之間百憂熏心致怔忡之日甚積毀銷骨知沉痾之難痊况掌院非閒冗之官而講筵豈尸素之地故不嫌煩賁再瀝悃誠懇乞聖恩放歸田里庶鴻飛寥廓可無矰繳之施卽狐死首丘不忘蓋帷之德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萬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具奏二十二日奉

聖旨黃洪憲日侍講讀既疾未痊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仍賜路費銀貳拾兩紵絲二表裏該部知

道

辭朝謝恩疏

奏爲回籍辭朝恭謝天恩祇陳忠悃事臣以夙疾難痊屢疏乞歸原籍調理恭奉 聖旨黃洪憲日侍講讀既疾未痊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該部知道欽此臣病體庭羸弗能匍匐詣闕除設案焚香令家僮扶掖叩頭外謹奉表稱謝者竊念臣學不通方才難致用裨身繕性既有愧於古人直道坦衷難乎免于今世不有二三臣瞑眩之論焉知十九年鹵莽之非

顧樊雖紛乎有蠅而市共知其無虎幸蒙聖鑒何恤人言惟是籍藁之多時久慚尸曠屬以負薪而未愈日慮死亡敢乞多凶多懼之身用遵知止知足之戒詎期異數猥及微臣盖惟天王聖明能覆盆之是照故使大夫跋涉得乘傳以言歸載蒙漢詔之賜金更訝齊官之出笥譚經廣廈曾無尺寸之勞輿疾長途遽沐便蕃之寵瞻天感泣跼地凌兢無能束帶以趨朝祇用拖紳而拜賜三宿而出彌深戀主之懷一辭以行幾切憂時之念敢因奏謝用獻忠規伏願 皇上勤政視朝親賢講學思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三

大禹無怠無荒之戒法成湯不邇不殖之規早建元良承 祖宗垂創之慮輕省刑罰體天地好生之仁此微臣一念愛君之心不以去國而或忘者也臣瞻望天顏不勝依依哽咽之至萬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奏二十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辯周主事等疏

以下俱歸家後

奏爲試事久明流言復起懇乞 聖明勘問的實以雪沉寃事臣於萬曆十七年冬以疾乞休蒙 聖恩賜告歸家杜門養病自謂寥廓之羽無復繪



繳之施矣。而讐臣者廣播流言，多方鼓煽，忽見今年二月十三日邸報，該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綸等論原任輔臣申時行壻舉人李鴻等，而復誣及於臣，不勝醜詆。臣非不知身之旣隱，而是非毀譽可置弗較，獨柰何以矢公矢慎之身，而橫遭誣讟，上負聖明矜護之慈，下墮讐家傾危之計，而有口難分，有天難訴。臣安得無一言哉？竊念臣生平所砥礪者，惟名與節，居官居家，矢死無二。往歲科場一事，其釁始於忌，臣者之謀，其言開於讐臣者之口。臣辯之已非一疏，左證分明，查勘的確，已無復

可疑之端，而復有如綸等疏，豈其未見臣先後諸疏，未明場中事體，而猶傳訛不已耶？且國家取士，專以文章，其有暗昧不明者，止憑覆試一法。昔年禮部覆試時，卽令原論官監試，虎視眈眈，目不一瞬。諸生以憤鬱之懷，值危迫之際，而皆能斌斌有文。皇上已鑒其無他，准其會試。是於法無可加於情，亦可憫矣。獨柰何苛求無已，必欲文致之罪，舍的有證據之文章，而信絕無影響之忌口。本非仇怨，何以至是。蓋坐不知場中事體，而以訛襲訛，不自知其言之誣耳。臣請詳述科場始末之由，以

破先後諸人不根之謗雖瑣屑難以瀆聖聽而冤抑不伸臣亦何敢爲諱哉自來收掌試卷皆順天府提調官墨卷留簾外硃卷送簾內迨取中填榜之日提調監試官始帶墨卷進內同考官對硃卷字號拆卷填名榜事既畢順天府提調官總計硃墨卷若干封鎖畢而後出院見朝進呈試錄乃有謂臣等先去硃卷以滅迹者將謂去於未揭曉之前則填榜時何所據以書名將謂去於既填榜之後則已屬提調封掌臣安得而取之何其不察而妄誣臣也自來內外簾隔絕不通兩監試御史封

鎖啓閉謄錄皆在外簾如綸乃謂臣囑謄錄官將鄭國望卷混謄入而取之不知臣在內簾何由得見謄錄官又何由先知草之少二而囑其混謄也是何其不察而妄誣臣也自來外簾擊雲板由轉穴內進卷卽時掌卷推官二人當堂收散均派各經房兩主考分經總裁必各房取中而後主考乃得寓目焉惟時春秋房鄒德泳首取王衡卷先呈總裁盛訥訥謂此卷宜中第一臣復與訥及各房同考共商確而定之誰不見且聞者李瑄乃謂臣將衡卷親授鄒德泳逼之取中此特幸而德泳見



爲御史在京有心難昧有口能言不待臣辯矣若  
張毓塘亦係春秋亦鄒德泳盛訥所取所裁者臣  
前疏已明李鴻屠大壯卷皆原任行人司副沈璟  
所取璟初入簾慮同鄉士多習書經請更閱他經  
又請不閱皿字號卷以遠嫌疑衆共難之而不果  
後取推字三號皿字卷來呈曰是卷筆氣新特非  
閩人卽楚人必非浙直語氣本房皿字號取此一  
卷足矣臣與訥見其文理平通因而取之後揭榜  
之日拆卷至十一名璟作而言曰生中一同鄉柰  
何提調監試皆曰場中第論文何論鄉不鄉及呈

姓名則李鴻也旣而填榜事畢璟向臣曰生平不  
識政府壻今偶中之柰何臣曰場中第論文豈公  
先知而取之者耶蒼蒼在上請自信於心耳迨出  
簾之次日璟在朝中復揖臣曰不才偶中政府壻  
柰何臣應之如前後璟每見同鄉親故必舉誓自  
明及高桂有言亦曾草疏申辯以覆試旣明乃止  
當時趙世卿諸臣無不見且聞者於臣何分毫與  
也且主司閱文但憑硃卷自來硃卷多訛不止一  
字皆由書手謄錄之誤閱者必不以一字棄全卷  
况主司總裁日不暇給惟是涉筆去取或不及苛

察者有之。若謂其中有無關節，則璟自能辯明，非臣所知也。屠大壯之卷，璟自謂由同考教諭汪讓所取，讓當多議時，挺然對人，自任舉誓以明其無他，讓非木偶人也。豈其既知橫議而肯冒任以自污，必不然矣。若其覆試之文具，隻眼者自能辯之。臣何言哉。禮部新題事例，搜求落卷，乃戊子北場搜卷，悉憑同考官互相檢閱，臣等一不涉手。今中式者止有三人，李鼎既以事革而鄭國望任家相，皆沈璟從易四房，蒐取者有無情弊，璟自能辯明。非臣所知，乃有謂臣搜落卷而中所私者，何其不

察而妄誣臣也。夫衆人之耳目難欺，平旦之清明不昧。皇上試取臣言，一一質同事諸臣，問沈璟取李鴻其一字之誤，有無關節，曾有臣分毫干預否乎？問汪讓果曾取屠大壯批評果出其手，如沈璟所云否乎？問同考鄒德泳及詹事盛訥春秋房卷，非二臣取之，裁之於先，而臣曾私授一人否乎？問謄錄所果在外，抑在內，主司可得而見之，矚之否乎？遍問同考諸臣，所中式諸卷，其取者非本房自取，搜者非各房同搜，而獨出主司之意者乎？有一於斯，臣雖伏斧鑕無悔，不然焉得泯泯昏昏而



其受此不白之冤也。臣又有大可異者。考察不及溧陽縣知縣李原中。部院自有定論。臣不敢知。獨科臣疏中有曰。介黃洪憲之交。構趙用賢之隙。不知臣與用賢。平時直言責善者。則有之。未聞所構何隙。若論丁丑之事。知者頗衆。於原中何與。臣尤風馬牛不相及也。試問用賢果曾有臣紹介與否。此不根之言。前所未聞。不過起於山人匿名揭帖。曾經南京科道叅論。如近日樂心盧等。已置重典。何乃據其言爲口實。而且波及無辜哉。今之是非毀譽。大都類此。夫人所自知於心者。乃其賢不肖

之實也。心苟有疚。雖舉世譽之。不足爲榮。心苟無疚。雖舉世毀之。不足爲辱。况是非公論。久必自定。天道豈終夢夢。人心豈終泯泯。聖天子日月之明。高皇帝列聖在天之靈。寧終使玉石不分。而無辜受戮乎。如綸捏空傳訛。妄肆援引。爲陷臣張本。不知臣官可去。而臣之名節。必不可污也。伏願皇上將臣亟賜顯黜。以免忌者之生心。仍令當年同事諸臣。各據本心。有無情弊。從實具陳。庶公道昭明。羣疑盡釋。無復置草莽之臣於齒頰。臣惟含哺鼓腹。祝聖壽於萬萬年也。臣寃極詞感。不勝悚懼。

籲懇之至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具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勘并辨楊給事疏

奏爲懇乞天恩照例賜勘以明心迹俾安畝謝  
人言事臣於萬曆十七年賜告歸里自以畏途日  
遠公論久明不謂二十年春間拾遺疏中復綴臣  
名奉旨同侍郎蹇達俱在籍聽勘臣席藁待罪已  
三年于茲頃傳邸報蹇達已奏請蒙勘矣竊思撫  
臣臨蒞一方掌軍民之重柄錢穀所關容有事跡  
可勘儒臣以文學侍從原無可勘之事惟是科場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三七

一節昔年爲仇口所中以致臺省風聞叢謗由起  
臣前後諸疏辯之已詳其所摘舉人已兩經部院  
九卿科道及原論官眼同覆試一在禮部一在午  
門已兩奉 明旨俱准會試今李鴻且哀然登第  
矣夫令甲未有覆試而至再者未有再試再奉旨  
而猶有可勘者臣故遷延未請以待公論之自定  
乃近日科臣楊天民參屠大壯疏而復詆及于臣  
譬之亡鈇者指谷得鈇而猶疑鄰人之竊荆山之  
璞已售而和氏之刑尚未見釋也沉寃何由而雪  
公道何時而明臣固不容終默者除已經再試



登第者不必置辨獨一大壯初次覆試文理平通再試以奔母喪不到該部叅奏奉 聖旨屠大壯既有旨隨衆覆試如何擅自逃回顯是規避着革選爲民當差仍行巡按御史查勘丁憂有無事情具奏已經巡按李御史勘實具奏其奔喪之情固真矣但當聞計時雖曾上疏而不及候旨其情可原而其迹似悖科臣論其爲母抗君重情蔑法其亦何辭之有然此罪在大壯不在臣也至于關節焚卷之說臣屢疏已明一覽自見且所謂焚卷者不知焚于何時將謂焚于未揭曉之前則填榜時碧山學士集卷之八

何所據以書名將謂焚于旣揭曉之後則已屬提調封掌臣焉得而取之矧士子之文莫真于墨卷墨卷旣在雖焚殊卷何益請問自來鄉會場知貢舉提調等官主考可得私焚卷否其中式卷可不下部與順天府而私存閱否覆試時部院九卿科道官俱在原論官虎視眈眈目不一瞬禮部與午門有異否且賀學禮等之覆試其原論官王嗣美猶在南都而戊子舉人覆試則原論官高桂周如綸蔡才等所親監試者不知肯私庇否至謂大壯用賄于臣尤爲寃之竟者臣平生小廉曲謹硜硜

自守同鄉富室監生知臣平素不可干以私多不利臣主考以故未入場之先紛紛造誣既爲謗書又設爲臣辨謗之書匿揭街衢意欲阻臣主試人言大壯等實爲之臣時不勝褊忿卽欲具疏叅奏有阻臣者曰影響之事何可上聞乃遂中止而別上請嚴關防之疏奉 聖旨科場事宜該部已題明申飭考試官只秉公閱卷遵照行事監試提調官還用心關防毋得疎漏如有匿名投揭挾私害人的厥衛及五城御史嚴拿究治禮部知道臣感極欲涕卽矢天矢日至公至明猶懼不足以報上

命副臣請嚴關防之初意而顧欲自投坑塹招人下石雖至愚者必無是也旣已入簾沈璟汪讓取大壯卷當拆卷見姓名時臣褊心終不能釋欲棄之而監試提調皆曰青天白日何嫌何疑副考盛訥又對臣曰自來未有拆卷見姓名而復棄者臣因從衆而中之簾內諸臣無不見且聞者其後言事者起沈璟汪讓及盛訥皆對人力任之監試提調能左證之人無不知此情者今同事諸臣固在一問自明而何承訛襲舛必欲文致其罪于臣也

于趨附權勢尤臣之所不能臣賦性椎魯最稱



簡略雖座主館師勢燄薰灼之日而臣心如水惟以不見親就爲幸故在詞林二十年而始轉四品是豈依人速化者哉矧後蒙聖恩叨補講筵臣亦頗能自立又何所利而趨附也科臣又謂大壯今日復舉臣明日起官臣年五十有餘去年一病幾殆無復意人間世矣矧徼皇上之賜優游槃澗自可永矢弗諼何必持莫須有之說以疑臣錮臣也科臣風聞之誤亮無成心若覩臣前後諸疏必能明臣心迹彼習傾危而工煽惑者亦可置死灰于不校而不當猶以腐鼠嚇鷓鴣矣臣非不知身

隱焉文止謗無辨第身可隱而名不可辱矧孤臣萬里對證無由而徒信流言不行再勘將謂曾參殺人無疑盜金有口難分有天難告雖蓋棺之日猶爲朝廷未明未結之辜臣也取昧死陳言上干天聽乞將臣先後被論事情再賜勘問誰是實跡誰爲左驗問原任順天府官石應岳郭東等試卷有無焚否失卷係臣事否問沈璟汪讓所取屠大壯卷主考有纖毫屬意否遍問同考諸臣所取中諸卷非各房自取而有一出臣私屬否有一于此雖伏斧鑕無恨如其不然亦得洗垢滌瑕潔身林

臣且爲萬世公案。毋使單詞貽穢史冊。爲講幄。益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具奏。次日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碧山學士集

卷之八

四十二





